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八回 觸黨忌連破酒色戒 示金言大施因材心

話說鳳葵自從那日進會，一連閉住許久，心中好些難耐。暗暗想道，老娘喜幹事，偏生沒事幹，拿著老娘喫閑飯。老娘又非沒飯喫，這樣糊糊塗塗怎夠挨得老娘死。忽又恨道，這個都是秦丫頭弄鬼，又有甚麼烏會烏黨，捏造甚麼烏宗旨，把老娘壓得要死！老娘偏生不服他，看他怎生對付我。真是不想不氣，越想越氣，一連鼓鼓噪噪，把個天香院鬧得天昏地黑。黨員幾次稟告秦夫人道：「那蠻婢不服約束，事事要與會中作對。今日若不驅逐出黨，將來天香院必定被他破壞。」秦夫人本是個聰明才幹女子，一來礙著瑤瑟面前；二來又見鳳葵一味天真，純是英雄本色，不好將他看低的。止得吩咐黨員道：「這人不守範圍，我也早已知道，但尚有血性可取，也是人材中很難得的。以後好好招待，莫許生事，再過幾時，我自處置。」黨人見秦夫人這樣吩咐，也不好違拗，止得無言而退。又過幾日，忽報鳳葵私出院外，眾人阻擋，便是使拳使腳的要打，現今不知何處去了。秦夫人道：「讓他出去這次，可著偵探員暗暗探聽，免得鬧出事來。千萬莫說與金娘子知道。」眾人又依言而退。

話說鳳葵來到院外，抬頭一看，喜道：「呵呀！這牢院限了老娘一世，今也看見天了！」說罷，信步而行。時值仲春，萬花齊放，鳥語風香，景色宜人。鳳葵又思念巧雲，心中越發悶惱。邊想邊行，不覺來到一個風亭。鳳葵舉眼往上一觀，上面寫著「棲鳳亭」三個大字。心中有些記得，猛然想起來道：「呵呀！那些直娘賊賣老娘時節，正從這亭經過，老娘睡在扛上也曾看得。」說未了，忽然胸前撞了一撞，酒氣勃勃，香沁心脾。低頭一看，原來是個醉漢，左手尚捧著一壺酒。鳳葵心中好生癢得難過，想道，那牢院說甚麼衛生不衛生，連酒都沒杯與老娘喝，荒得老娘清涎都有一斗來。今日看了這樣光景，怎不令老娘要死。即時搶上幾步，把醉漢一把扯住道：「醉漢，那酒賣不賣。將杯與老娘喝喝。」止見那醉漢呷唔答道：「不賣，不賣。爺爺這瓶酒，是西洋頂上佛蘭地。皇帝喝得，爺爺喝得，你們要喝不得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掀，又要走。鳳葵聽了，心中越發難過。即時又趕上幾步，一把扯住道：「醉漢，你不賣，也要將杯與老娘喝喝！」那醉漢發怒道：「放屁，放屁！這酒是爺爺自己受用的，你這醜鬼，都想食天鵝肉。」鳳葵道：「你不與老娘喝，須不應將酒來勾惹老娘。」那醉漢一連將手掀了幾掀，那裏掀得脫，止聽得口內呢呢喃喃的念道：「南無救苦救難醜觀音，王母娘娘，阿彌陀佛。」鳳葵笑道：「你這王八蛋的義和拳，前日送了老娘好些賠款，今日又來咒老娘，老娘今日須放你不過。」說罷，左手奪著壺，右手把他一推，推得醉漢跌過倒插筋斗，再也掙不起來。鳳葵笑將酒壺奪在手中，急忙揭開壺蓋，對著口中一傾，把壺酒一口氣兒喝完。歎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將空壺望著醉漢一丟，反身又跑。

足足又走里多路，來到一個村莊。遠遠地見一枝酒旗，端端的射在眼簾裏來。旗上寫著一副對聯道：「日本豪傑進我店，中國名士入吾門。」鳳葵想道：老娘今日還止喝得半肚，怎生痛快一番纔好。急忙將手在懷中揣了一揣，又沒一錢，止得大膽走進酒店。見上面坐著五六個男人，猜拳行令，好不熱鬧。鳳葵大聲叫道：「酒保，有酒沒有？」酒保答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即時拿出一壺熱酒，放在席上。鳳葵坐下，往席上一看，又沒有菜。怒道：「酒保，好糊塗，怎不拿菜與老娘喫喫。」酒保答道：「娘子，止有酒沒有菜，須怪我們不得。」鳳葵大怒，指著上席道：「兀的不是菜？」酒保道：「那是昨天定辦的，這村中一時怎能辦起？」鳳葵心中一想，果然說得有理。不得已止得坐下，挨杯白酒。

忽聞上席叫道：「酒保，我們喝酒好沒興，與我個叫妓女陪陪。」酒保答道「客官，這村中那有妓女？」那人怒道：「便無妓女，也有土娼。」酒保道：「土娼也沒有。」那人越發怒道：「便無土娼，這村中老的少的，好的醜的，隨意也叫個來陪陪。」酒保方欲回答，止見旁邊兩個壯士起來講道：「酒保哥，我們大哥脾氣不好，便是殺人也不眨眼的。你莫太直率，自取罪過。隨便在村中好的醜的，止要是個婦人，將他叫來，便算消了你的差了。」酒保不得已，止得愁眉愁眼走出店外。

鳳葵把上面那人一看，滿面黑麻，猙獰凶醜。旁邊坐著四個壯士，好似綠林模樣。不一時，酒保依舊一人回來，越發愁悶得很。鳳葵叫著：「酒保，拿酒來。」酒保抬頭一看，答道：「有，有。」說罷，提著壺，又把鳳葵看了幾眼。鳳葵想道：這鬼頭鬼腦，望著老娘則甚？移時，酒保添著酒來，走到鳳葵身邊細語道：「娘子，我有緊急事，請到樓上商議。」忽聞上面又叫道：「還沒來麼？」酒保慌忙答道：「便來了，便來了。」說罷，將眼又使了幾使，上樓去了。鳳葵暗道，這王八蛋的，把老娘眼使眉猜。老娘便上去，好歹結果他的性命！於是站起身來大步行將上去。

止見酒保雙腳跪在樓上，千頭萬頭的磕道：「娘子救我，娘子救我！」鳳葵猛喝道：「老娘一雙鐵拳，又硬又很厲害，霸王鼎上撞鼓響，都打得個爽快。有事快說！老娘擔受得起。」酒保慌忙道：「娘子輕聲些，恐怕那賊聽得！方纔那賊逼我叫婦人陪酒。這村中婦女聞聽這話，閉著門，那裏敢出？若沒婦人消差，少時便性命難保。於今一不要娘子動氣，二不要娘子揮拳，止要前去，坐在席中，隨意喝幾杯酒，便算陪了他。少時我便重重叩謝，娘子可憐我呀！」說罷又拜。鳳葵挺著頭罵道：「放屁放屁！老娘是不近雄物的。」忽又猛想起來道：呵呀！那不近雄物，是秦丫頭說來，老娘別是為他所愚麼？若是平日，老娘便不使。偏生秦丫頭說出這樣鳥話來，老娘倒要使使。忽又想道：使得，使得。我聽巧雲娘子說甚麼文明國也要結婚自由，便是佛爺爺有個尼姑，也有一個和尚。我今近了他，便又怎的！偏生秦丫頭要在老娘面前搗鬼？想到這裏，一把無明業火勃勃而上。又見酒保兀兀拜個不止，遂挺身對酒保說道：「老娘是雷公打人，不知生死的。今日倒要陪陪，須不怕了他！」酒保聽了，歡歡喜喜，即時下樓，對那人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那人哈哈大笑，急忙起身。

止見鳳葵入步搶到上席道：「誰要老娘陪酒？」上面那人道：「爺爺便是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好個天生成的，與大哥配得齊齊整整，我們一點醋兒都喫不成。」鳳葵道：「拿碗來，等老娘陪。」酒保答道：「嚇是嚇。」不一刻，取了一對大碗來，中中可容半斗。眾人又笑道：「好個合歡杯。」鳳葵拿碗在手道：「敢與老娘賭過一口十碗！」眾人道：「多了，多了。合歡酒那裏這等急促，好好一口一碗，夫婦成兩。」那人笑笑眯眯把鳳葵眉來眉去。鳳葵卻也曉得止裝不知，拿著碗一口而盡。那人也一口而盡。眾人笑讚道：「交杯一，恭喜大哥夫婦齊眉。」讚罷又篩。鳳葵又一口而盡，那人也是如此。眾人又讚道：「交杯二，恭喜大哥連生貴兒。」說罷又篩。一連喝上十碗，那人大醉，伏著席吐個不止。鳳葵笑道：「這點小本錢，怎夠容得老娘！老娘喝個你看。」說罷，一連又喝十碗。丟下碗，將席上肉菜抓著亂喫，一洗而盡。起身來道：「多謝，老娘這回夠意了。」說罷，大步出店而去。

走到半途，不好了，走得太急，酒興發作了。即時輟步，在株樹下坐著將息。忽聽得前面大噪而起。鳳葵舉眼一看，乃是七八個童子，趕著兩個交合狗。止見那狗，被眾童所趕，你一扯來他一拖去。鳳葵怒道：「你這孽畜，我天香院章程，分明說著不近雄物，你竟敢私在這裏行淫麼？」說罷，即在腰上解下一條帶來，搶上前去，把兩狗中間交點縛著，拖住又走，一直來到天香院前。回頭一看，兩狗已死，中間還是交著。鳳葵大笑大喊，驚得滿院女子都出來觀看。見是兩隻交合狗各掩目而走。鳳葵順手扯著兩個女子道：「丫頭莫走，與老娘把這中間取脫來。」兩女死死不肯。鳳葵大怒道：「惹得老娘氣來，把這牢院一把火，看你守節來！」說罷，兩手拿著兩狗，用力一分，把兩狗扯脫。那隻雄狗的陽物，長長的掉下來，足足有六七寸。鳳葵哈哈大笑，把隻雌狗丟下，拿著一隻雄狗，對著左右一揚。那知二女已走。即時跑進院來叫道：「雄物來呀，雄物來呀！」將狗陽對著婦人臉上一送，裙下一撞，趕得那些婦人東逃西躲，滿院沸騰。忽聞瑤瑟喝道：「婢子還不住手！」鳳葵這時酒已鬧得半醒，聞聽這言，方纔將狗一丟，跑到第三樓睡去了。

早有偵探把鳳葵以上事情，一五一十，稟告秦夫人。秦夫人聽得，大怒道：「別的事情都可，這事卻使不得！我天香院這戒一破，還能固得團體，支持得國家麼？」不一時，瑤瑟亦到，慌忙伏地請罪。夫人扶起來道：「不干娘子的事情，我自發落。」次日，喚著鳳葵到面前說道：「你屢次犯我黨中條規，我都看你主人面恕了你。你今做下這事，我這裏容你不得了。我今教你往別地方，不忌酒色不畏地獄，專用柔媚化人，與你宗旨最合，你須好好記著。」鳳葵酒醒，也自知罪過，唯唯受命。正是：

不是一番金言，怎喚起熱血三千斤。雄圖九萬里，打盡不平人，吐盡不平氣。便教雙拳扭轉坤運，一掌副盡民賊心。
不知秦夫人說出甚麼地方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